

璇玑图

◎梁新会

二十二 鸛鵒天

清晨，公鸡尚未打鸣，苏蕙已早早起身，梳妆打扮妥当之后，便和禾苗为窦滔准备他最爱吃的家乡饭菜，如八宝饭、臊子面、旗花面等。窦滔每天练兵布阵，处理政事，十分辛苦，此时还在熟睡当中。侍候窦滔更衣、用饭之后，苏蕙亲手给窦滔穿戴好战袍，再把窦滔送出家门，眼看着夫君骑上高头大马，英姿勃发地出门而去，她才心满意足地转回来伺候老人，最后再和禾苗一起用饭。饭后，她们还要教人纺纱织锦。以前在老家时，家里成天有人上门学艺，如今到了秦州之后，每天找上门来的人也是络绎不绝。也好，有这些事情牵绊着，窦滔去了衙门之后，苏蕙就顾不上思念故乡和父母了。

治理秦州的事务总算有些眉目了，窦滔脸上的愁云渐渐消散了，苏蕙借机说：“爷爷、婆婆身体虚弱，受不了刺史府内的吵闹，绣女们想来学艺，也不敢到刺史府上打扰，不如我们搬到僻静一点的务农巷去住。”窦滔这才意识到自己终日忙于公事，几乎无暇过问老人的起居。务农巷深藏于育生巷内，巷内有一座四合院无人居住，苏蕙相中之后，便托人买过来了，已收拾停当。入夜，苏蕙与窦滔身着便衣，沿着只有两米来宽的街道，进入了育生巷，走不了多久，就看见务农巷尽头处有一个院落，收拾得干净整洁。苏蕙喜静，这院落清幽宜人，离刺史府衙不远，是闹市中的一块田园之地，窦滔看过之后，十分满意。就这样，苏蕙一家搬出了城西刺史官宅，住进了旁边的务农巷，终于过上了平静的生活。

雁过留声，人过留名。苏蕙的好名声早已传遍了秦州，不知是谁起了头，女人们一窝蜂地找她来学纺纱织锦的技艺。她家的后花园内，每天都会聚集着慕名前来学艺的大姑娘小媳妇。苏蕙让禾苗把绣架、织布机搬到了亭子里，当场演示给大家看。除此之外，苏蕙还鼓励大家养蚕植桑。这里地处西北边陲，气候虽然有些干燥，但完全可以养蚕。苏蕙今天给大家讲眠前除沙，可她昨夜受了风寒，嗓子沙哑，便让禾苗代替自己上场。禾苗担心自己讲不好，苏蕙告诉她怎么养蚕就怎么说。禾苗硬着头皮上场了，她说：“蚕眠期要天天除沙，要不然蚕粪堆积过多，容易滋生百病。蚕在眠期不食不动，所以一定要饱食而眠。如果过早停止给桑，会造成饿眠，蚕儿就如同婴孩一般体弱多病。蚕在眠期就像人在睡觉要安静，万万不可大吵大闹。”禾苗的话逗笑了众人。

有妇女提出蚕儿难眠的问题，禾苗耐心地回答道：“当九成以上的蚕眠定后，要在蚕室内外撒上新鲜石灰粉，以防病菌侵入。如果有少量蚕不吃桑又不眠，这是它没找到眠定的地方。这时要放点桑叶，多分几处，让蚕分批眠定。养蚕就像养孩子，有操不尽的心。春蚕期常遇低温多湿的气候，就要补温排湿。夏蚕期高温多湿，又要开窗通风，降温排湿。秋蚕期若遇高温干燥，则要用新鲜石灰粉兑水喷洒地面和墙面；也可把布湿透，悬挂室内以增湿气……”禾苗边讲边示范，一群妇女听得很认真。经过了此次历练，苏蕙对禾苗更加信赖，一些自己不便出面的事情都交给她去办。

经历过战乱的人格外珍惜平静安

稳的日子。窦滔虽然行军打仗不到三年，但是已经身经百战，见惯了生死离别，饱尝了与亲人分离的痛苦。在短短的时间内，窦滔能够屡建奇功，被苻坚所倚重，实在是非同一般。苏蕙到了秦州，除了照顾窦滔的衣食住行之外，还经常为丈夫出谋划策，提醒他要公平断案，要清正廉明，要为民做主……窦滔一想起妻子独守空房三载，每日操持家务，替自己在长辈面前尽孝，任劳任怨，心里就生出愧疚之意。为了感念妻子对自己的一往情深，窦滔经常推脱掉各种应酬，尽可能地赶回来与家人一起用饭。

苏蕙也非常珍惜和窦滔在一起的时光。她过惯了担惊受怕的日子，战乱年代，村里经常有官差趁着夜色来抓壮丁，或者征粮，一会儿东家失声嚎叫，一会儿西家哭天喊地……那些郎君被抓走的女人，日日倚门盼归，可等来的只有无尽的失望……更可怕的是乱兵烧杀抢掠，幸亏爷爷有先见之明，组织青壮年在村子四周修起了一圈城墙，还早早在家中挖下地洞，一旦有动静，立即让她和禾苗躲入洞里避难。有一次，守门人贪杯，忘记了关闭城门，一支敌骑手持火把，闯入村庄，爷爷为了让苏蕙和禾苗躲进地窖，硬是扛住大门，不让贼兵破门而入。那一次，家中的钱粮被洗劫一空，幸好没有出人命。邻居的女儿不幸罹难，投井而死。每每想起这些，苏蕙都要从噩梦中惊醒。

想起以前缺衣少食、朝不保夕的困境，苏蕙觉得眼下的生活简直就是到了天堂。在苏蕙眼里，窦滔不仅是她的天，她的地，她的命，也是秦州百姓的父母官。苏蕙觉得自己更敬重窦滔了，能够和他日日厮守在一起，就是最大的快乐。有时候，她甚至怀疑这幸福的真实性。苏蕙见惯了悲欢离合，深知人生无常，便也像父母一样，常去寺庙里祈福。其实，以前在老家的时候，苏蕙就常常去寺庙里烧香，后来由于被几位无赖恶少纠缠，为了避免事端，她在家供奉起佛像，很少去庙里进香。

一天午后，鸛鵒鸟在窗外叫得很欢，窦滔想起苏蕙来了秦州之后，自己还没有陪苏蕙出过门。恰好近日，麦积山有座石窟开始动工，邀请窦滔前去观礼，窦滔便想着带苏蕙去麦积山游玩，爷爷却让窦滔陪苏蕙去观音庙里进香。其实，老人盼着早抱孙子，苏蕙婚后一直没有怀孕，长辈的意思是让他们去庙里祈福。刺史携夫人出游，老百姓们早就听说刺史夫人才思敏捷，心灵手巧，貌若天仙，个个伸长了脖子想一睹苏蕙的风姿。如今一见，果然如花似玉，好像画中走出来的人一样。一时间，苏蕙就得了“画中人”这个美名。

苏蕙坐在轿里，毫不知情，她看着窦郎骑着高头大马，满面春风，一路和百姓拱手问好，心里格外自豪。到了山下，夫妻二人步行上山。路边草木葱茏，野花遍地，溪水淙淙，窦滔摘下路边一朵黄花，插在苏蕙鬓边，苏蕙羞红了脸。窦滔见了，想起第一次见到苏蕙的情景，心里涌起了春潮。苏蕙拿出新做的香囊为窦滔系上，窦滔一摸怀里的旧香囊不见了，十分着急。苏蕙看着他上下乱摸，窘迫的样子，调皮地说：“谁说自己天天把香囊揣在胸口上的。如今，香囊丢了都不知道。”

“可不是。昨天晚上还在。香囊上绣的花朵早已被我摸烂，里面的雁羽和丝线依然完好。夫人快快还我。”窦滔反应过来后，追着苏蕙讨要香囊。苏蕙拿起新香囊说：“仔细看看，可不都在里面。”窦滔一看，果真是在旧香囊上套了一个新的，做工比以前更加精巧。为了掩饰窘态，窦滔讲起了秦州别名“天水”的由来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

嘉绒传奇

◎嘉绒云灯

第三节 古道救友

乡亲们的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，连气也喘不过来。官寨拉康里，益西拉买躺在檀香木凉椅上，穿着金黄色的绸褂，裸露着臂膀，旁边有人轻轻为他摇扇驱热，安然打着呼噜。只有管家拉斯白崩金顾不得炎热，他带领德嘎姆卡布绒及官寨内总务、内务、勤杂、译字房等部门人员，一趟趟地奔走于官寨内的各个仓房之间。账簿上登记着一行行的物品和数量：酥油十驮，奶渣五驮，牛毛五驮，牛绒两驮，牛皮三驮；虫草一驮，灵芝一驮，天麻两驮，贝母三驮，刚拉麦朵一驮，羌活五驮，大黄五驮；俄鲁铜器五驮，琼日银器两驮，尔玻陶器五驮，共计五十五驮，另加驮脚工们的糌粑、茶叶、盐巴、锅碗等生活必需品，总共有五十九个驮子。

青稞结了穗子，胡豆和豌豆长了豆荚，正值地里的庄稼需要水分的时候，天气却异常地热了起来。天空呈铅灰色，太阳像一团火球，空气仿佛凝固了，四野不见飞禽，地上不见走兽，大金川河露出灰色岩石堆积的河床，人们都躲在屋子里，琼日官寨整日在烈日下烘烤着，没有一丝生气。

“七八九，正好走。”又到了一年一度走马帮的日子。负责这次驮运的仍然是德嘎姆卡布绒，驮脚工从琼日、隆斯库、沈洛、齐鲁、色脚、培尔、木尔约、协日、来依、俄鲁、沈脚、尔玻、柏松塘等十六个寨子各派两人，其中琼日寨子和隆斯库寨子的药夫子甲业常古、耕地人阿尔滚安帕、猎人甲尔足阿崩、石匠阿滚甲冒、木匠阿姆交森森、塑匠雍吉甲得吉、格尔夫（民间纠纷调解人员）赤麦彭措等，这些富有驮运经验、常年跟随德嘎姆卡布绒出外驮运的队员，是在他的要求下由管家拉斯白崩金专门指派的。德嘎姆卡布绒的长子德嘎姆登格如一起随行，医生仙则阿卡则以近段时间天气异常、疾病频发、需要留在巴拉斯底为由，没有指派给德嘎姆卡布绒。没有举行择吉仪式，也没有头人、管家送行，在一个依然酷热的早晨，驮运队伍与官寨里的乡亲们相互拥抱、祝福，在寨房上家人们的目送中，浩浩荡荡地迈着沉重的步子，出琼日官寨小门，经巴旺甲尔布辖地，径直往章谷东本、交拉甲尔布辖地而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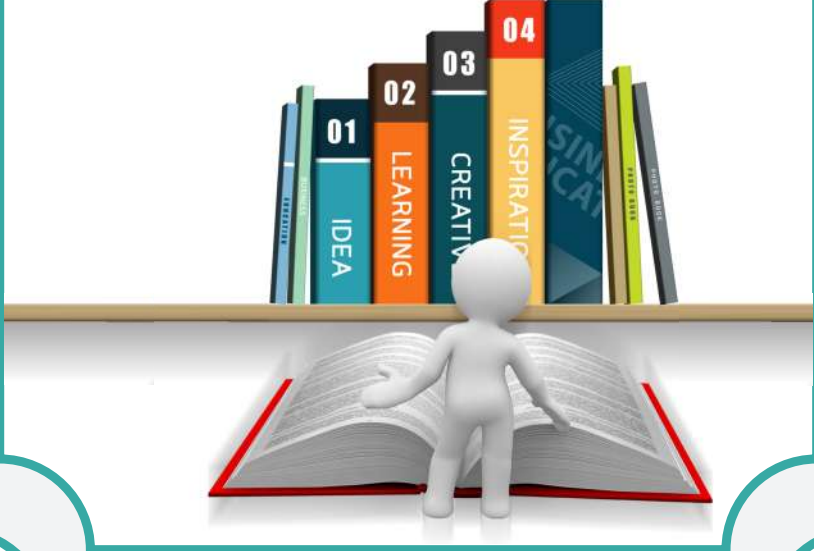
章谷是绒麦章谷的中心，是大金川、小金川、格商、牦牛

和革布什扎五条山脉和五条沟谷聚集之地，大金川河、小金川河、牦牛河和革布什扎河汇聚在这里，始称嘉尔莫欧曲（大渡河）。大金川河和革布什扎河在巴旺甲尔布和章谷东本的边界汇合，宽阔平缓的河水流到章谷西端，又与牦牛河汇合，河水经过章谷中部刀劈斧削的山岩底部，河床变得狭窄起来，湍急的河水不愿忍受山岩的束缚，任性地向右冲突，腾跃辗转，激起冲天巨浪，发出震耳轰鸣，一路狂奔而下，过章谷，三条河流又与小金河汇合。至此，四条河流有了新的名字——嘉尔莫欧曲。嘉尔莫欧曲是嘉绒的血脉，承载了嘉绒千年的辉煌，记录着这片土地血与火的历史。绒麦章谷通往加劳尧让的茶道必经交拉甲尔布驻地达折措，达折措是连接嘉绒部分地区、康巴、加劳和西藏的茶道中心。

绒麦章谷到达折措的路有两条，一条由章谷顺嘉尔莫欧曲而下，经梭布甲本和格商甲本地界，过鱼通甲尔布辖地孔隅，历步接步、脚踏窝、猴子路、鸡心梁子、狗爬岩、怀抱石、鬼招手、落鹰崖等悬崖峭壁之险，继续从野坝无人地区向下，到鱼通甲尔布衙门舍赖，再从姑交经章谷、达岗、瓦寺到达折措。另一条由章谷城门堡出，逆牦牛河而上，经交拉甲尔布大马甲本、昌拉甲本、郭宗甲本、东谷甲本、结藏甲本辖地到牦牛，从牦牛翻越雅拉神山，从新店子到中谷、司通坝、王母，顺雅拉河而下，再经三道桥、二道桥到达折措。第一条路只能徒步通行，艰险无比，牛马无法行进。虽然翻越雅拉神山也是分外艰难，但好在人畜都可通过，旧时台站尚存。因此，从章谷到达折措，无论是官商，还是驮队，历来都走第二条路。大金川河、革布什扎河与牦牛河交汇之处即是章谷。

“章谷的风，道吾的葱，要找好女到鱼通。”这是流行于嘉绒和康巴的民谚。章谷之大风起兮，真有楼宇将倾之惧，一时间暗无天日，飞沙走石，大风穿街过巷呜呜狂叫，时而还夹杂碗口粗大树折断的咔嚓声，此时街道如死巷般冷清沉寂，只有大风狂奔猛突。大金川河、革布什扎河与牦牛河交汇之处的拥波山，山峰犬牙交错，直插云霄，山壁刀劈斧削黝黑光亮，半山上有块非常醒目的白色石人，绒麦章谷的人们都称它为白人菩萨。关于白人菩萨，当地流传着许多传说。据说，每当章谷风和日丽、晴空万里的午后骤然间狂风大作、飞沙走石、乌云遮天，不一会儿便会在大金川河、革布什扎河与牦牛河交汇处卷起冲天水柱，水柱直冲到白人菩萨之上，接着满城倾盆大雨，顷刻间又是空气清新、晴空万里。人们常将此奇观与白人菩萨联系起来，传为美谈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

甘子日报

GANZI RIBAO

康巴周末

康巴文学

2026年8月7日 星期五
责任编辑：南泽仁 校对：傲昂嘉措
版式设计：边强

7

康巴未来文学摇篮
康巴当代文学旗帜
康巴当代文学阵地
人类主流文学精神



雪花
XUEHUA
【第2630期】